

# 小清新:犀利年代里的糊涂病

实习生 李 颖

“虽然虽然很爱你,却要闹了你……”2012年元旦前夕,80后民谣女歌手邵夷贝结束了全国11个城市巡演,在北京的那场音乐会上,她与GALA乐队合唱的这首《知音难觅》,以独特的方式调侃了现代社会中的男女友爱。很多人会问,邵夷贝是谁?2009年,她自弹自唱《大龄文艺女青年之歌》的视频轰动网络。如今,在豆瓣网上,她的“小站”已有11万人关注,位居“音乐人”第一位。作为北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的才女,邵夷贝既曾被赞为“歌坛的女版韩寒”,也曾被网友公然质问——“你装够了吗?”而值得玩味的是,她被迫捧者和鄙夷者插上同一个标签——“小清新”。

近年,被归为“小清新”的民谣女歌手还有来自台湾、以一首《宝贝》广为人们熟知的张悬,和来自西班牙的曹方等。1997年就出道的台湾歌手陈绮贞,被歌迷奉为“小清新”的“教母”,大家亲切地称她为“陈老师”。

细究“小清新”的含义,很难有人能说清。这几位女歌手如何成了“小清新”,更是难以道明。邵夷贝就是在不知道什么是“小清新”的情况下,“被”当成了“小清新”的代言人。

## “小清新”是个糊涂词

80后女孩皮迷迷曾花80元买了邵夷贝演唱会的门票,她回忆说,“演出的场地不大,演唱者更像是位老朋友”。邵夷贝的唱功一般,但第一次看演唱会的皮迷迷,被现场营造的怀旧氛围深深吸引。按照皮迷迷的理解,“小清新”首先是一种音乐风格,“旋律简单、随性,歌词注重个人的微妙感受,主题多为留恋青春、拒斥成熟和同化,有很强的自我意识”。

现就读于北京某高校哲学系的男生清和,也是“小清新”爱好者,除了陈绮贞、张悬、曹方,他还向笔者推荐了更多同类歌手。上高中后,他最先从电台和互联网开始接触这类音乐,他觉得“小清新”很难界定,只好用一些关键词跟笔者描述着:“女青年的,一个人,渴望另一个人,渴望温暖和理解,有关青春、理想、爱情,有关摄影、文字,有关读书或旅行,淡定、坚强、独立……”。

也有歌迷反对为“小清新”贴标签,认为“小清新”的内部差别很大,音乐界人士对“小清新”的理解也不同于普通歌迷。

动投票。“我们都乐,平时懒懒、啥活动都不关心的‘浪荡子’,居然也给别人投票!”

80后朱昊东开始疯狂迷恋陈绮贞,是在大学时一次失恋之后,因为“她的歌里有很深刻的东西,总有些会刺痛你”。虽然陈绮贞的音乐关注的层面很窄,“说来说去不过是感情”,但其中描写的各种感情状态——热恋、失恋、崇拜、孤独、冷漠。“在这个小情绪泛滥的时代里,大家总要面对。”朱昊东说。

## “小清新”是种现代病?

“我觉得喜欢‘小清新’属于一种现代病。在消费至上、社会氛围下,人们以这种方式彰显个性,追求‘我比别人牛B’,其实是在发泄紧张和压抑情绪。”朱昊东对“小清新”现象有独到的看法。他还归纳了“小清新”在大陆流行所经历的两个阶段:2005年前后,有钱有闲的年轻人最先开始听“小清新”,既舒缓压力,又标新立异;之后,它因而成了小众的流行音乐元素;到2008年,这种带有消费主义味道的小众音乐,一下子吸引了大批人跟风,可大众内心差异强烈,很多人对这类音乐产生抵触和反感,就给跟风者贴上了“小清新”这个略带贬义的标签。

其中对“小清新”最排斥、最不屑的,恐怕就是摇滚青年。“‘滚青’瞧不起‘小清新’,是觉得她们深度不足,力度不够,但又摆出那么回事儿的样子,说白了,就是有点‘装’。”摇滚乐爱好者顾诚对笔者说,说伤感,摇滚敢撕心裂肺,说揭露,摇滚敢直截了当,温和的“小清新”却做不到。顾诚虽不欣赏“小清新”,却对它的流行表示理解:“稍微越点线,又不太过分,人有时也需要

“肯定是因为她们能唤起听众的共鸣。”皮迷迷道出“小清新”备受年轻人喜爱的原因,“现在的年轻人面对的困惑和压力太多,很多问题已无法从长辈那借鉴经验,只有自己面对和解决,这过程中自然表现出了焦虑,而‘小清新’的音乐有一种舒缓压力的力量。”

具体而言,“陈绮贞成为‘永远17岁’的代言人,契合了80后、90后不愿接受成长的残酷或被成人社会同化的‘彼得·潘心态”。“邵夷贝则很有社会担当,在情歌遍地的时代开辟了另类的音乐表达。”皮迷迷说。

据李院总结,“被指为‘小清新’的歌手,总体上有一种清新的格调,其艺术态度中有一种对物质主义、大众群体文化的疏远,对艺术、美和个人情怀的亲近和热爱”,表达了新一代人的精神渴望、精神追求和精神享受。“不夸张地说,邵夷贝是80后的代言人,她很有想法,总在留心观察这一代人与时代的一些命题,这就是她的可贵之处。”

“小清新”也就是这个年龄段的事

在众多“小清新”中,皮迷迷最喜欢曹方,曾经连续一个多月每天循环播放她的一张专辑。皮迷迷说,喜欢“小清新”的人多为20岁~30岁,或是有文艺情结,或是关心社会现实,善于独立思考。

“小清新”唱歌都亲切,歌词也有意思,一把简单的吉他就能开场,倒还真挺清新。”自称“文艺男青年”的清和说,“陈老师的歌算是‘小清新’里质量很好的,她本人是学哲学的,人文学科背景能加分哦。”另外,她们“本身形象也好,漂亮得很平凡,不算惊艳,但看着舒服”。

清和发现,有些男生外表阳刚,内心却很柔软,也在追捧“小清新”。他的一个大学室友曾经在宿舍楼晃荡,看谁有“豆瓣”账号就暂时接管,然后去给张悬参加的某活

这样的情绪,天天撕心裂肺也不行。”

对于“小清新”唱出了时代这样的评价,清和保持保留态度:“这个时代的年轻人的确忧伤、迷茫,一个年轻人唱出来自己,能不能算唱出了时代,值得我们思考。”他觉得,“小清新”们本身并没有那么强的时代担当感,“她们只是表现自我罢了。”

邵夷贝的首首歌朱昊东都听过,但他觉得,其中很多对社会的关注只是浮在表面,远远谈不上深刻,反倒容易被用来标榜特立独行。“有深度的歌不是这样子的”,上世纪80年代罗大佑的《皇后大道东》,90年代何勇的《垃圾场》、《钟鼓楼》,关注的都是时代的大问题,那些问题今天依然困扰着我们,这样的作品才有强大的生命力。邵夷贝2010年写过一首《现象2009》,可2011年听就觉得没什么意思了。”朱昊东说。

左小祖咒对“小清新”的流行感到很无奈:“现在年轻人的生存状况就是逃避现实,进行‘网交’。当然,这也是他们的生活习惯,我们没必要看不下去。但这种生活现象的后遗症将在5年后显现,到那时候,你看看还有多少人会提到这些歌手。”

或许李院对“小清新”现象的思考更为全面:“小清新”嘛,用这样的词来形容一个人的艺术和精神世界,简直讽刺!骂人哪!可是又能怎样?现实生活中几乎全都是生存压力,尤其是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小清新”就像是物质主义钢板中的小气泡——李院的这个比喻,或许最能道出“小清新”背后的那份无可奈何。

# 别让更多的宋柯卖烤鸭

批评论

韩浩月

几天前,太合麦田CEO宋柯突然宣布辞职,这其实不算太大的新闻,它的最大看点是,辞职后的宋柯打算去开一家烤鸭店。做音乐的人要开烤鸭店,这种反差效应引得很多业内人士起哄,有要开洗脚房的,有要开KTV的,有要开连锁超市的,起哄者的意图很明显,无非是想嘲讽一下这个时代物质享受的得宠和精神产品的失落。

宋柯当年以推出师弟高晓松的专辑《青春无悔》而闻名,此后陆续为朴树、汪峰、孙楠、金海心、老狼、李宇春等歌手制作过专辑。从他的合作对象可以看出,宋柯一直是偏抒情、偏文艺的,换一种说法是,他对音乐的坚守还是有底线的,潜意识里还是与商业音乐为敌的。

流行音乐也有品位区分,这是毫无疑问的,好的流行音乐是时代的代言,是人们内心生活的呈现,差的流行音乐是哗众取宠的噪音,是迎合浮躁心境的次品。但是,至少这七八年来,很差的流行音乐在占领着市场,这直接导致了宋柯辞职卖烤鸭,也让其他想通过做好音乐赚钱的音乐人,感觉到巨大的生存压力。

在音乐界一片哀鸣声中,以宋柯的“唱片已死”最有代表性,这句话说得大狼犬绝大慈悲了,以致产生了一定的误导性,被一些人误解成“音乐已死”音

出真正能量。

可是,要求音乐人既能创作又能做生意是无理的,这个时候需要大量的中间公司和经纪人出现,以他们的精明与专业,让创作者得到足够的回报。“唱片已死”并不表明人们对音乐的需求量在减少,相反,数字音乐的便捷性恰好更大刺激了人们对音乐的需求,把这需求转化为财富,需要技巧、耐力和恒心,而作为整个音乐产业链源头的创作人,不要被暂时的困难吓倒,把握自己作为产业源头的优势,再多一点坚持,才能有大收获。

不让更多的宋柯去卖烤鸭、开洗脚店,其实很简单,一个词就可以解决,这个词是“版权”。文学已经进入全版权运营时代,音乐也应全面跟进,把好的音乐,通过多形式、多渠道去销售,一首单曲,最好能卖上百八十遍。多如牛毛的音乐,不用终端,也会学会为版权作品付费,要出于良心付费,要么版权保护部门强制付费,总之,音乐不能白听,不能视创作者的劳动为无偿。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为音乐勾勒出的美好蓝图瞎子都能看清楚,可惜做起来却很难。音乐会永生不假,但假若我们的音乐人都行,恐怕以后充斥在我们耳边的,只有外国音乐了。对于现状,音乐人无力改变,有能力改变的,是我们的版权管理制度,和一位位普通消费者,现在是时候为音乐人助成打气了。



## 河南洛阳:留守儿童上挂历

1月8日,由山村留守儿童主角的大幅挂历在河南洛阳首发。该挂历聚焦山区留守儿童,旨在唤起人们对留守儿童成长的关注。

石子强/CFP

面孔

# 非主流视角也是一种记录

本报记者 张黎姣

骑着自行车,走在北京的胡同,到平均海拔3836米的西藏日喀则,和小餐馆的夫妇、卖水果的大哥、藏族年轻人鸳鸯,闲聊,并用掌中宝记录下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普通市民的生活,将其制作成名为《一种记录》的独立纪录片。这就是广告导演刘是2008年7月到8月的工作。经过近日的剪辑,这部不到一个小时的纪录片近日在北京篝火文化沙龙进行了小范围放映。

“我最初的动机,是要记录一下当时那种特别的气氛。在非典时期,我忙于工作,没能记录,现在很后悔。”基于此,刘是开始拍摄《一种记录》。他走街串巷找“演员”,为不招致“麻烦”,手里的摄像机不断更换,越来越不专业,最终他选择了掌中宝。

刘是的镜头里有不同的人,早起晨练的老大爷兴奋地给人出题——离奥运开幕还有几天;广场上,脸上画着国旗、头系红缎带的年轻人兴奋地为中国呐喊助威……有因奥运感到兴奋的,也有为之烦恼的:卖水果的老四因限号不得凌晨三四点出门进货;小餐馆夫妇因店里顾客少而烦恼不断。刘是并没有放过这个城市的每一面。

在北京拍摄了开幕式后,刘是想在闭幕式时,去西藏感受一下。他将自行车托运在火车上,只身前往西藏。因在拉萨拍摄受阻,刘是骑行到日喀则。“我就住在藏民家,吃住一块儿,他们去哪儿我去哪儿,晚上休息钻到一堆羊毛下就可以度过。藏民觉得奥运会很遥远,他们还过着自己的生活,节奏很慢。”西藏的经历让刘是印象深刻。

尽管这段拍摄经历已过去3年多,刘是仍旧记得那些曾出现在他镜头中的普通人,他也承认那个纪录片是边缘的、非主流的、

# “微潮流”再袭,你HOLD得住吗

实习生 高珺颖

春运首次开启网上售票,马上就有网友发布微博:“火车票将迎来‘网络秒杀’时代。从排队买票队伍中解脱出来的异乡客们,如何才能‘抢’到春运里那张回家的车票?你有哪些‘攻略’可以分享?”

这是个无“微”不至的给力时期,也是个无“博”不欢的娱乐时代。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海峡两岸年度汉字评选”活动中,“微”字以40多万票当选年度汉字。

“母亲病倒后,老家来了一位从未见过的表姐,要替她照顾母亲。那时正是她人生最忙碌的日子,便同意了。表姐天天守在医院里,尽心尽力。一个月后,母亲走了。办完丧事,她想好好谢谢表姐,表姐却不见了,只留下一封信:我其实是10年后的你,穿越来了,是为了弥补自己曾经的遗憾和愧疚……”凭借这篇以“穿越”为题的微电影,网友“金一守”获得2011年年底揭晓的新浪微博第二届微电影大赛一等奖。目前,发布在新浪微博上的微电影已超过1000万条,它们在短短140个字的篇幅里营造出了戏剧性效果。

被微博带火了的微电影,不光有微电影,还有微博客、微童话、微剧本、微诗歌、微故事等。

“闭关”15年的武侠作家温瑞安重出江湖,通过网易微博发表其最新作品《侠道相逢》,用163个字写小说,温瑞安形容这种写法就像打“咏春拳”,在窄巷里辗转腾挪,比起长拳来更加精悍。网友“蔡春猪”为患自闭症的儿子开的微博“爸爸爱喜不”,用诙谐的语言和戏剧性的细节场景创作了几百条微博,被集结成书,微博诗开始进军传统出版领域。此外,微诗歌也体现出网友千奇百怪的创意,如“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hey, how do you do!”

“微”不仅占领了文学阵营,你还可以欣赏微电影、微广告,通过微热点、微话题等与网友交流对于热点问题的看法,用微博客、微表情来传达情感,甚至可以

无疑更有趣,也更有意义。

此外,参与、倾诉、互动也是“微文化”大热的原因。以“微”字开头的种种活动,表达难度小,进入门槛低,吐槽、炫耀、秀幸福、求安慰,在抒发感情的同时,还可以获得共鸣。

然而,对“微文化”的一些担忧也在悄悄蔓延。比如,有人认为如今的微文学会反过来影响甚至颠覆传统文学,使之被矮化,成为只言片语的零碎片段,再也无法形成逻辑完整、结构宏大的叙事。有人甚至因此预言,微文学正在成为一种全民文学样式。

而在书评人张■看来,微文学并不会冲击或者颠覆传统的文学样式,因为“大”与“小”从来都不是衡量文学的标准之一,“它们只是形式不同,精神内核是一样的。微文学用很短的篇幅展现幽默或智慧,具有很强的爆发力,但在容量上毕竟是有限的,它可以与有着传统的长篇叙事形成互补之势。二者各自有着不同的受众,对于没有太多时间在阅读上的网友来说,通过微文学在短时间内获得阅读快感,其实是一件好事。”

中文专业研究生朱雯雯也认为,这些微文学只是一种文字游戏,仅供消遣娱乐,既无需将其抬高到主流文学的地位,更不必过分担心它会有什么消极作用。

与此同时,微电影对传统院线的冲击、微言论对言论真实的散害、微招聘对于求职安全的考验等问题也正在引发网友热火朝天的讨论。

“微文化”的存在具有很强的合理性。”张■认为,“它满足了快节奏时代的需求,同时也满足了网络中每个人自我表达的欲望。我支持让它自由自在地发展,但是可以给予适当的疏导和过滤。”

对于如何在微博这个平台上建立有效的秩序,文化学者张颐武认为,有效遏制虚假信息的传播和培养微博礼仪、基本素养是关键,这需要网络服务商、社会和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 龙年邮票之争



龙年邮票刚面世,就因为形象问题引发了一场热热闹闹的“怒龙”之争。据报道,不少网友认为邮票上的这条龙看起来“过于凶猛吓人”,而龙又是中国帝王权力的象征,以张牙舞爪的“怒龙”来代表龙年,不利于中国形象的表达。不过发行方中国邮政称,设计图案是历史文化和现代审美的完美结合。设计师陈绍华亦表示,对于一个强大的动物来说,刚猛的形象是必要的。喧闹的舆论争议并没有阻挡市民高涨的购买欲。多地消息称,龙年邮票发行第一天即告售罄。

点评:坦白地说,我也不大喜欢龙年邮票,觉得过于凶悍了。但恶语问题素来见仁见智,不就是一张邮票吗,动辄在其身上附加各种深奥意义,这活着得多累啊。



## 龙年饰品俏京城

北京圆明园年画销售处,工作人员正在搬运来自天津杨柳青的戴氏龙年画。2012年是我国农历的壬辰龙年,眼下以“龙”为主题的各种新年饰品陆续上市。

本报记者 陈 剑摄